蜀山劍俠傳/27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蜀山劍俠傳

◀上一回

第二七一回　靈境甫安瀾 離筵陳壯志　忽聽傳音急友難 爲觀飛柬報師恩

下一回▶

前文說到申屠宏、阮徵、李洪、淩雲鳳、沙佘、米佘、金蟬、石生、甄艮、甄兌、易鼎、易震，連同衆人新交的好友干神蛛、朱靈夫妻，以及新收弟子靈奇、石完、錢萊等共十餘人，在光明境除了萬載寒蚿和前古毒龍元黿之後，趕往對岸不夜城島上，用九疑鼎和天璇神砂，將海中精怪一齊制服，被不夜城主錢康夫妻迎往島上，在臨海珊瑚林金亭之中設筵款待。賓主言笑方歡，忽見一道金光橫海飛來，落下一封柬帖，衆人接過一看，俱都大驚。正待商量起身，金、石諸人身畔傳音法牌又連發信號告急。正靜聽駭異間，古神鳩忽自空中飛墮，到了亭前，朝衆人連嘯兩聲，把口一張，先將從阮徵手上奪去的靈符噴了出來。

阮徵因起初楊瑾贈符時，曾說此符本可無需，但是此符具有不少妙用，帶去可備緩急之需。此行如用不着，將來遇事，雖不似白眉禪師心光遁符飛行神速，但仗以防身，多厲害的邪法也難侵害。難得師父回山，特意代求了一道相贈。到了途中，趕路心急，剛一取出，便被神鳩奪去。後除妖蚿，曾見此符化爲金霞噴出，現了一現，便自收回。此時忽來交還，心想：「此鳥得道數千年，通靈變化，法力甚高。自被楊瑾收服，傳了佛法，神通越大。照此情形，許是楊瑾早已算出，神鳩預奉密令，也未可知。」連忙伸手接過，笑問神鳩道：「我此時不能離開，無需此符。鳩道友忽還此符與我，可是申屠師兄和蟬弟他們此行有用麼？」神鳩將頭連點，鳴嘯示意。阮徵便將符交與申屠宏。隨問神鳩：

「此行對頭厲害非常，鳩道友可能相助麼？」神鳩將頭一搖，身子忽然暴縮，飛進亭來，用爪向阮徵手中寶鼎抓了一下，朝雲鳳叫了兩聲，又朝阮徵連連點頭。阮徵見狀會意，答道：「此事不勞鳩道友掛念。我原和楊仙子說好，這裏事完，便我不能前去，也必令淩師妹將鼎送還。看鳩道友心意，可是護送此鼎回山之後，再往相助麼？」神鳩閉目尋思，並未回答。這時衆人俱都忙於起身，見它不理，也未在意。

阮徵因奉師命，必須坐鎮神山，主持開府之事，不能同行；甄、易四弟兄法力較差，敵勢太強，去也無用；新收弟子更不必說，沙佘、米佘、靈奇、龍娃四人俱都奉命，暫留海外修煉；石完捨不得師父，再說去也無用。祇錢萊一人，見衆人要走，便依依金蟬身側，意欲乘便求說，相隨同往。金、石諸人對他均極喜愛；又知他看去雖是幼童，實則累世修爲，功力頗深；衆中祇他一個面上喜氣直透華蓋，雖非對方之敵，去了未必有用，也決不會有甚麼兇險。石生看出他依戀師父，有不捨之狀，首先提議帶同前往。錢萊立即乘機跪求。金蟬眉頭一皺，說道：「照乙師伯仙示之意，我此行恐怕還有牽累，偏又非去不能應點，自顧不暇，如何能帶你呢？」錢萊不好說出自己因看見乙休柬帖，得知金蟬此行似有險難，方始想去的話，仍是婉言求告，堅執隨行。金蟬終因童心未盡，初收弟子根骨既好，法力又高，越發喜愛，故不忍拂他心意；又聽衆人紛紛勸說，連乃父錢康也說：「小兒道淺力弱，雖無大用，此行卻可增長見識。」金蟬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我對賢郎實是鍾愛，無如事太艱險，稍微疏忽，便喫大虧，爲此不願他去。既是大家這等說法，同行便了。」當下議定：祇申屠宏、李洪、金蟬、石生、干神蛛、朱靈、錢萊七人同行，按照乙休柬帖行事。由淩雲鳳帶了古神鳩開路，徑由子午線上衝過，到了中土，再與衆人分手，送還寶鼎，這等走法，可以近上小半路程。好在近日極光太火威力大減，雲鳳已試出宙光盤妙用，不似初來時那等矜持，足可無慮。

阮徵和申屠宏、李洪累世同門至好，生死骨肉，終不放心；尤其金蟬此行，似要關係他的仙業成敗，越發憂念。行時，將二相環分出一枚交與申屠宏。又把楊瑾所贈靈符交與金蟬，暗中叮囑說：「此老法力委實厲害，不可思議。乙師伯的仙示又未明言，看那意思於你關係甚大，萬萬不可疏忽。楊仙子本是淩師叔轉世，佛法高深，她贈此符，竟未明言，必是防備此老會查出底細，故借助我飛行爲由，到了途中，卻命神鳩奪去，如此機密，定有深意。此外我再把閻耆珠借你一粒，此是魔教至寶，你二嫂與它靈感相通，如遇危急之時，照我所傳訣印用法，向她通誠求助，立生感應。我與她相處二年，無事時也常說笑，我生平幾個好友俱都深知，她見是你，定必暗中竭力相助，但不可用來對敵。」隨將用法傳授。申屠宏說：「二相環須用來鎮壓神山，不宜分開。」推辭不要。阮徵道：「法寶共是六枚，自從大哥代我收了一丸西方神泥，另四枚又經師母仙法煉過，

目前發還，經我試用，比前威力大了不知多少。近日我已將六環化合爲二，與西方神泥再一融匯，更見神妙。不論相隔多少萬里，如若遇事，我只要運用玄功，立可收回。到時，大哥如見環上忽然放光，不住閃動，你便將它取下，朝空一揚，自會飛回。再說這裏遠在天邊地軸之外，中有極光太火相隔，異派妖邪向無人來。就是元磁真氣，近已減退，須滿三年方始復原，到底遠隔中土數十萬里，一班妖邪漫說不會知道，縱令得知，也不敢輕來相犯。至於海中精怪，也都制服。暫時絕無甚事發生，大哥祇管放心。倒是龍娃在大咎山援救田氏兄弟，我們曾下了一着閒棋，龍娃雖無法力，卻有用處，近又得了幾件法寶，怎麼也不帶去呢？」

申屠宏想了想，將二相環接過，答道：「我看乙師伯仙示，好些均未明言，並還註明：一過子午線，便不許再談論此事。與他平日所發仙柬預示，迥不相同。我看此行事既艱危，更須隱祕。乙、淩、白、朱諸老前輩，暗中必有佈置，龍娃也許還不到去的時候呢。」說時，瞥見龍娃緊依身側，眼巴巴望着自己，滿桌仙果珍饈，美酒佳餚，均如未見。知他依戀之心更切，不捨離開。於是正色說道：「你毫無法力，帶去反而累我，如何能行？好好隨着諸位師叔、師兄在此勤修，自有成就。你看同門師兄弟，哪個不比你強？你根骨最差，全仗用功勤奮，或能補你缺憾，專跟着我有甚麼用處？」龍娃本來不捨離開師父，自知法力太差，不敢求說。及聽阮徵之言，方生出一點希冀，沒敢開口。一聽師父這等說法，想起自己和諸同門一比，委實相形見絀，差得太多，簡直誰都不如。知道師父乃本派第二代大弟子，羣龍之首，第一次開山收徒，便收了自己這樣徒弟，不特不曾輕厭，反更疼愛，師恩深厚，重如山海。如不用功向上，爲師門爭光，也無面目見人了。當時感愧交集，通身出汗，急得眼花亂轉，吞吞吐吐，低聲答道：「弟子錯了。」申屠宏見他目有淚光，面漲通紅，看出他的心意，覺着此子終是年幼，也頗憐愛。便撫慰道：「莫要心急。你諸葛師叔當初根骨也差，今日居然成就爲本門中有名人物，全由勤奮得來。祇要立志向上，終能如願。我們就要走了。」說時，衆人早就忙於起身。

主人錢康夫婦聽出事雖緊急，並非一到便能無事；而被困的人道心堅定，除受魔擾之外，暫時尚無別的危害；便乙休柬上，也令衆人到後，按照所示方略相機而爲。事雖緊急異常，並不爭此片刻遲延。因此再三挽留，小飲再走。衆人先也着慌，繼而想到去得太早，並無大用；主人情意殷殷，不便堅拒。又見主人正命人取來許多仙果，款待神鳩，知它隨侍楊瑾，極難得喫到這好東西，此次相隨，往返數十萬里，出力不少，又見它喫得香，也就不便催促。等到衆人商議完畢，神鳩也住口，飛出亭外，方向主人辭別。剛一飛起，神鳩已恢復原形，飛迎過來。衆人不便拂它盛意，略爲稱謝，便同坐上鳩背，仍由淩雲鳳手持宙光盤，當先戒備，衝入子午線，往中土飛去。因知事要機密，一過子午線便不

能再談前事，乙休柬帖又祇說大概，一切全仗隨機應變，爲防有失，便在途中互相商議，到時如何下手應付。

原來女神童朱文同了齊靈雲、周輕雲、方瑛、元皓一行五人，由南疆紅木嶺碧雲塘，別了衆男女同門起身，到了路上，朱文因自己和女空空吳文琪找了一路，尚未尋到洞府，本來議定分頭尋找。行至雲貴交界，接到傳音法牌告急信號，中途又遇二雲姊妹，也爲應援之事而來。下山時，早有仙柬預示機宜，於是三人會合，同往碧雲塘相助諸人脫險。此時無事，意欲往莽蒼山一帶尋找洞府，便向齊、周、方、元四人辭別。二雲姊妹因與秦紫玲約定，在衡山白雀洞金姥姥羅紫煙那裏相見，等把岷山天女廟步虛仙子蕭十九妹的綠玉杖轉借到手，便同去南海紫雲宮，開建海底仙府。因知此行事難責重，自己三人勢力較單，雖有金萍、龍力子、趙鐵娘等新收男女弟子，法力都不甚高。又因下山時所頒仙示，好似前次大破紫雲宮時，矮叟朱梅一時疏忽，被一旁門散仙連同宮中異獸神鮫，藏在宮中隱僻之處，此去還有爭執。二雲姊妹人均謹慎，本想多約兩個幫手，無如一班同門各有使命，不便邀約，外人更不便請其相助。料知諸人無甚要事，方、元二人又是枯竹老人引進的本門弟子，奉命隨行，這一來，無異多添了三個好幫手。正在欣慰，不料要往莽蒼山去。依了輕雲，本想攔阻，勸其同往紫雲宮，再續前遊。靈雲素不強人所難，深知朱文心高好勝，行事堅決，急於早將洞府尋到。不等輕雲開口，便先說道：「文妹既然急於找尋洞府，等愚姊開了紫雲宮，再行奉邀作一良晤吧。」五人隨即分手。

輕雲埋怨靈雲道：「大師姊太隨和了。我此時想起恩師一句閒話，往往暗寓仙機，既命方、元二位隨我三人同行，多半含有深意。尋找洞府，稍緩何妨？也是文姊太好強，否則黃山故居一樣可用，何必費事再找？你不攔她，就許生出別個枝節來呢。」靈雲一想，果然有理。便答道：「仙示興許別有用意，可惜我未想起，她已先走。如說尋找洞府，卻是難怪。人誰不愛好？她見易、李、癩姑三位師妹不久開府幻波池；我們三人所居紫雲宮更是珠宮貝闕，金庭玉柱，海底奇景，氣象萬千。她們此時尚無一定住處，自然心切，急於往尋了。」輕雲便未答言。靈雲深知父師每於無意之中暗示仙機，料定朱文此行必有事故發生，無如飛行已遠，又急於趕往衡山赴約。暗忖：「事如重大，仙示縱不明言，也應略示機宜，當不止此一句。」雖不放心，也就罷了。這且不提。

朱文也並非不往紫雲宮去，祇因性剛好強，言出必踐，又和吳文琪約定，在西南諸省深山之中尋找洞府，如尋不到，便往莽蒼山靈玉巖相見，再作計較。算計約會日期，相去祇有十來天，如隨二雲姊妹前往南海，加上衡山，就便事情順手，一到便入居紫雲宮，這一往返，連同途中耽擱，決趕不上。文琪本是自己的大師姊，前在黃山餐霞大師門下

同修時，多蒙她愛撫關照，親如骨肉。如今自己法力越高，成了後來居上之勢，理應對她格外恭敬親熱纔是。如使其在莽蒼山中孤身久候，於心不安。所以堅持要去，不與二雲姊妹同行。初意前聽青囊仙子華瑤崧曾說，莽蒼山環回三千餘里，其中洞壑幽奇，水木清華，靈區美景所在都是，以爲洞府必可尋到。哪知平日見慣仙景，胸有成見，目光太高，連尋了好幾天，把一座莽蒼山幾乎尋遍，全不合意。內有兩處覺着還好，但都各有缺點。一算日期，相隔本月十五、六兩夜，還有三四日。心想：「文琪原來約好，分兩路尋來，以靈玉巖爲終點。也許她在別處尋到，且等見人之後商議。如無合適所在，且就先尋兩處，擇一暫居，修爲要緊，將來道成，另尋仙山也是一樣。」閒中無聊，又去前尋兩處仔細查看，覺着也有可取之處，決定文琪如未找到，便擇一處居住。

朱文心意一定，忽然想起昔年舊家情景，欲往城市置辦一點什物用具，將它佈置出一間臥室。這原是朱文以前出生世家，一時無事，乘興所爲。等到飛到昆明城外，擇一無人之處降落，走到碧雞坊前，纔想起身邊未帶金銀，如何買法？再說修道人也不需此，好端端佈置這間閨房做甚？念頭一轉，忽又想起初到黃山拜師時年幼無知，常隨師父去往九華鎖雲洞師母妙一夫人別府拜望，得遇掌教師尊轉生愛子金蟬，兩小無猜，十分投契。自己每愛鬧個小性，常發嬌嗔，金蟬總是讓着自己。也常隨師母去往黃山相訪，彼此關切，情分越厚。後來兩次身中邪毒，幾乎送命，全仗他姊弟二人救護，方得免難。金蟬從未以此居功。自己不知怎的，心雖感他情意，祇一見面，必定故意譏笑，往往使其難堪，紅臉而去。事後也未嘗不悔，見面又是故態復萌。自己並非貧嘴薄舌，慣喜拿人取笑，對於別的同門也極謙和，惟獨對他不然，不知是何緣故。忽又想起兩番遇救時的情景：「第一次，金蟬伏在自己身上，不惜耗損元氣，嘴對嘴哺那芝血。剛將自己救醒，便被推下牀來，幾乎打跌在地。第二次，被紅花姥姥用袖裏乾坤攝往桂花山福仙潭，醒來又和他並頭交臂而臥。雖然彼此天真，心地光明，終有男女之嫌。爲此一到峨眉，便故意和他冷淡，彼時還怕他和從前一樣糾纏不捨，被人議論。哪知金蟬從紫雲宮取水回來，不久也自謹飭，不再似從前一味天真，言笑無忌，專尋自己遊玩。加上自己一見面，便加嘲笑，仙府人多，年輕面嫩，除對自己仍是格外關注而外，蹤跡漸疏。照良心說，實在有點對他不起。聽說七矮暫時以他爲首，不久要在雲貴南疆深山之中開建仙府。以他累世修積，仙福甚厚，不知仙府尋到也未？所居如近，以後便可時常來往。好在彼此年長，道力精進，不似以前童心稚氣。以後如與他相見，還是對他說明心意，免使誤解，還當自己知恩不報，反與爲難。」

朱文獨個兒思潮起伏，忘了路的遠近，信步前行，不覺走向碧雞山上。縱目四顧，遙望滇池，平波如鏡，萬頃汪洋。內中島嶼沙洲，宛如翠螺，浮向水面之上。加上風帆點點，

出沒天邊，景物清曠，頗覺快心。暗忖：「此山風景也還不差，最難得的是這八百里滇池就在眼底，點綴得眼前景物分外雄麗。祇借離城市太近，又是省會所在，山民之外，更有不少遊人往來。否則就在這金馬、碧雞兩山，擇一勝處建立仙府，豈不也好？」一路尋思，不覺登上山頂，翠袖臨風，獨立蒼茫。正在指點對面翠嶼螺洲，觀賞水色山光之勝，偶一回顧，瞥見一道白光，急如流星，正由遠方飛射而來，投向後山深谷叢林之中。看出是本門中人，不知何事如此倉皇？正要去看，忽又見後面飛來一個周身白光環繞的黃衣少女，朝那白光追去。朱文前在峨眉開府時，曾見各異派和海內外的散仙因受衆妖人蠱惑，無故生事，雙方鬥法多次，所以認出後追少女正是冷雲仙子余媧門下。知道余媧師徒前在峨眉鬥法不勝，丟了臉，當時爲勢所迫，雖被靈嶠三仙勸往賓館，終覺無顏，未等入席，便推有事，堅辭而去。乙、淩諸老本想封閉雲路，迫令喫這罰酒，後因赤杖仙童阮糾傳聲勸解，方開雲路送走。彼時師父妙一夫人又值開府在即，去往太元殿開讀師祖長眉真人仙示，不曾親送，當然又是一恨。看雙方情勢，必是本門師兄弟在外行道，與她門下的女弟子相遇，因而動手。聞說余媧門下男女弟子少說也有一二百年的功力，已成散仙一流，道法甚高。前面那道白光身劍合一，飛行迅速，必遭大敗無疑。朱文一時激於義憤，不暇尋思，立即跟蹤追去。

朱文自到峨眉以後，用功越發勤奮，連經大敵，又經師長同門指點，長了不少見識。這次開府，妙一真人傳以本門心法，賜了幾件法寶和一部道書，這些日來潛心參悟，法力更高。相隔後山谷祇七八里路，晃眼飛到。還未降落，便見前面樹林盡頭有一石洞，洞前高林環繞，一條瀑布由洞側危崖上如銀龍蜿蜒，飛舞而下，直注洞側不遠清溪之中，雪灑珠噴，清波浩蕩。洞前大片空地，中雜各色草花，老松如龍，虯幹盤紆。下設石臺石墩，似是主人閒中對弈之所。先前兩道白光已經不見，滿林靜蕩蕩的，祇有泉響松濤，相與應和，自成清籟，景物幽絕，不見一人。朱文心方奇怪，人已落向洞前。暗忖：「先前明見白光落在此間，這條山谷，外觀形勢雖極幽險隱僻，中隔危峰峻壁，但是地方不大，形如葫蘆，並無出路，怎會追到此地不見一人？雙方明是仇敵，也無如此清靜之理。有心飛入洞中查看，又覺洞中之人必也是修道之士，彼此素昧平生，不應如此冒昧，並且來歷深淺，一點不知。看眼前形勢如此安靜，來人也未必落在洞內。冒失飛進去，就許一個不巧，發生誤會。不問對方是什來歷，均違背本門教規。」念頭一轉，便即止步未進。先在洞外喊道：「哪位道友在此隱居，可能請出一談麼？」連喊數聲，未聽迴音。先前看準敵我遁光相繼飛落，立時跟蹤趕來，無甚耽延，又未見人飛起，心終生疑。方想諸人如在，不問敵友邪正，斷無置之不理之理。再不出來，我便進去也有話說，還是應援要緊。忽聽洞內有人急呼：「朱師妹！」祇喊了三個字，便無下文，好似突然隔斷，語聲急促，聽去甚遠，頗爲耳熟。這一來，越發斷定有人被困在內。

因是勁敵當前，既有同門被困，定必厲害。對方深淺虛實難知，忽生戒心，意欲隱形飛進。身剛隱起，便見洞中銀光一閃，忙往洞側避開，一蓬其細如針的銀光，已由身旁飛過，一閃即隱。志在救人，便不去惹他。二次正待飛入，銀光到了洞外，又由隱而現，電也似收將回來，如不躲閃得快，差點被射中。她心中一動，便把天遁鏡取出，隱去寶光；以作防身之用，立隨那蓬銀光去路，飛身入洞。見洞中又深又大，石室甚多，曲徑迴環，極易迷路。最後一層，地勢往上高起，鐘乳四垂，蝙蝠亂飛。有的地方積水甚深，前進之路，盤旋如螺，最窄之處，人不能並肩而過。好似主人全未修繕，比起高大整潔的前洞石室，迥不相同。如非有那銀光引路，自己飛遁神速，絕找不到。飛過那中洞最曲折陰晦污溼的一段以後，前面漸平，到處鐘乳如林，瓔珞下垂，光影離離，燦若錦屏，地勢亦極寬大。那盡頭處，大小共有八九個鐘乳所結的洞穴。因見門戶太多，恐和來路一樣，正在立定查看，不知由何洞走進纔好，忽聽女子說笑之聲，似由右側第三洞內隱隱傳出，忙即循聲走入。

進了洞門往右一轉，面前忽現出一條高約丈許，長約十丈，通體質如晶玉溶結的甬道。全洞由外到內，俱都不透天光，獨這甬道前端明如白晝。最前面又是一個圓洞，那光便由洞內發出。空洞傳音，適纔所聞笑語之聲，分外真切，聽去似在與人問答，不似對敵情景。朱文心中奇怪，孤身深入，未敢造次，便把飛行放緩，輕悄悄掩將過去。祇聽一個女子口音說道：「你們怎還不明白？適纔你那同門師妹，必因無人應聲，又見前洞黑暗，不似有人在內，已經走去。我因急於問話，無暇過問，也就聽之，否則我決放她不過。我這太白神針，能由心靈運用，隱現如意，威力至大。此女如還在外，或是走進，遇上此針，不死必傷。就算你們峨眉門下這些後輩各有一兩件可以賣弄的法寶，事前警覺，能夠抵禦，我也必有感應。此洞深長曲折，隱僻非常，不知底細的人絕難到此。你二人新近隱居此地，並無人知；就有人來，在我手下也是送死。我已再三開導，怎麼還不省悟？趁早降順，免受苦楚。」稍停，又道：「你這黑鬼最是可惡！如非看你師兄分上，休想活命！如今聲音被我隔斷，鬼叫有甚麼用處，且先給你喫點苦頭再說。」朱文纔知被困的人，連說話都受了禁制，難怪沒有迴音。料定對頭不是庸手，便把法寶、飛劍準備停當，打算相機行事，猛施全力，給她一個措手不及，將人救走。主意打定，人也飛到洞外。定睛一看，裏面乃是一間八九丈方圓，由鐘乳結成的洞室，當頂懸有一團寶光，照得滿洞通明。上下四外的鐘乳晶壁齊煥流霞，光卻柔和，並不耀眼，不知是何法寶。此外，臥榻用具陳設頗多，也均晶玉所製。初疑被困那人，必被對方禁制擒住，不能行動，這時一看，大出意料。

原來室中共是男女三人。一是白俠孫南，一是黑孩兒尉遲火，分坐兩邊玉榻之上。孫南全身寶光籠罩，似運玄功入定神氣，還不怎樣；尉遲火身外雖也有寶光、飛劍防護，光外卻籠罩着一幢銀色怪火，滿臉俱是忿激之容，嘴皮亂動，似在喝罵，但是一句也聽不出。榻前站定一個宮裝女子，雲裳霞帔，宛如畫上神仙打扮，滿身珠光寶氣，相貌頗美。正在戟指說笑，勸令二人降順。如換平日，朱文早已衝入下手。因是先前看出對方來歷，胸有成竹，自覺勢孤力弱，又見這女子禁法神妙，深淺莫測，已快闖進，又停了下來。這一審慎，果看出門外還有一片極淡的銀色光網，斷定敵人厲害非常。於是小題大做，驟以全力施爲，一言不發，首先將天遁鏡朝前照去。此寶略一施爲，便是數十百丈金霞電閃而出，那麼小一點地方怎夠施展，寶光到處，封門光網首先消滅。朱文因恐不是敵人對手，原是同時發動，鏡光到處，飛劍、法寶也一齊飛出，夾攻上去。這女子乃余媧徒孫三湘貧女於湘竹的愛徒魏瑤芝，法力頗高。正在志得意滿之際，猛覺滿洞金霞，耀眼欲花，封洞法寶已被人破去。知道不好，將手一揚，一幢銀光剛將身護住，祇見敵人飛劍、法寶已一同飛射過來，不禁大驚。朱文因恐敵人情急反噬，鏡光一偏，又射向尉遲火和孫南的身上，籠身怪火立被消滅。孫南、尉遲火見來了救星，也各飛起，指揮飛劍上前夾攻。

魏瑤芝本就覺着鏡光強烈，如非仗有師父防身法寶，敵人上來又以救人爲重，不曾對面照來，就開頭這一下，便無幸理。情知凶多吉少，無如師父性情素所深知，此舉大是犯惡，成了還好，就此逃走回去，認爲丟人，必不能容。心中憂急，舉棋不定。敵人法寶、飛劍又極厲害，正在奮力抵禦，打算豁出心上人，玉石俱焚，施展最後殺着，敗中取勝。猛瞥見鏡光到處，師門至寶乾罡神火罩又被敵人破去；所困兩人也各放出飛劍，倒戈相向；敵人也現出身來，是個紅衣少女。這一驚真非小可。一時心痛情急，咬牙切齒，把心一橫，忙將左肩上所繫葫蘆往外一甩，立有幾粒豆大黑色精光突突飛起。這時朱文等三人正同時向前夾攻，兩下裏一撞，當頭一點黑光首先爆散，化爲無數黑色火彈，夾着大片黑氣狂涌上來，劍光幾被盪退。如非朱文寶鏡在手，防禦得快，幾乎被它打中。頭一粒剛被鏡光衝散，第二粒又飛將上來，相繼爆炸。雖被天遁鏡照樣消滅，但是地方大小，火球黑煙四下橫飛，上下洞壁挨着一點便成粉碎，整片鐘乳晶壁雪崩也似紛紛倒塌墜落，晃眼之間，便炸成了百十丈方圓的一個大洞。

朱文見那黑光並無邪氣，餘威所及尚且如此厲害，本就驚奇。又見敵人在銀光環繞之下，惡狠狠戟指怒罵，說與自己勢不兩立，辭色兇橫，毫無退意，惟恐還有別的殺手，意欲先下手爲強。暗用傳聲，令孫南、尉遲火留意，一面用天遁鏡破那黑光，一面加增法寶、飛劍的妙用，上前夾攻，使敵人無法援手。暗中又取了兩粒霹靂子，一粒照準那黑光的

葫蘆打去，另用一粒想將敵人打死。此寶乃幻波池聖姑收集兩天交界乾罡雷火凝鍊而成，威力絕大，如用兩粒照人打去，魏瑤芝絕難活命，總算她命不該絕。朱文因見敵人護身寶光甚是神妙，飛劍、法寶不能攻進，祇有左肩上的葫蘆往外發那黑光，略有空隙，意欲乘虛而入，先將葫蘆震破再說。另一粒能否打中敵人，原無把握，不料弄巧成拙，竟被逃去。

原來魏瑤芝口中雖發狂言，實則力竭計窮。先還情急拼命，繼見敵人如此厲害，心膽已寒。暗忖：「師父法嚴，總有一點情意。如落外人手中，焉有活命？」於是起了逃走之念。無如敵人相逼太緊，急切間脫身不得，本就心虛意亂，加以寶光、劍光均極強烈，虹飛電舞，耀眼欲花。那霹靂子初發時，祇有豆大一粒紫光，又經妙一夫人煉過，能隨心意運用，不到地頭，絕不發難，勢更神速如電。魏瑤芝因見黑光一出，便爲寶鏡所破。此寶雖無霹靂子那麼大威力，功效性質也頗相同。師門至寶，煉時不易，連遭毀滅，痛惜萬分，不捨平白葬送。恰在此時停發，未及封閉，霹靂子已乘虛投入，到了裏面，便生妙用，連那一葫蘆的火珠也一齊爆炸開來。幸那葫蘆也是一件異寶，不曾一舉炸裂，緩得一緩。魏瑤芝百忙中剛將葫蘆封閉，猛覺裏面迅雷爆炸，密如貫珠，左肩立受震撼，力猛無比。知道中人暗算，心還不捨拋棄。轉眼震勢越猛，葫蘆也發出炸裂之聲，纔知不妙，極力戒備，用護身銀光將其隔斷。在這微一遲延之際，猛聽驚天動地一聲大震，雷火橫飛，葫蘆炸成粉碎，左肩連臂震斷，身外寶光也被蕩散，人被震退出去好幾十丈。同時第二粒霹靂子也已打到，正值斷臂飛起，一下撞上，又是一聲霹靂，炸成粉碎。幸是先前受震倒退，否則身外寶光全被震散，人也難免慘死。驚痛惶急之中，瞥見雷火猛烈，連珠爆發，下面洞壁四外崩塌，整座洞頂也被震裂了一大片，轟隆之聲震耳欲聾，上面已經發現天光。敵人也似事出意外，飛劍、法寶雖還未撤，人卻齊向後退，正用寶鏡排蕩殘餘雷火。心中一動，立縱遁光，電一般朝上射去。

三人沒想到敵人葫蘆中還藏有大量火珠，聲勢如此猛烈。朱文惟恐同門受傷，不知當地相隔山頂祇二三十丈，已被雷火震裂了一個大洞，以爲敵人逃路已被隔斷，祇顧施展寶鏡排蕩雷火，略一疏忽，竟被敵人負傷逃走，再想追趕，已是無及。一問孫南，纔知二人自從奉令下山，便在西南諸省行道。前兩月行至昆明，發現碧雞山後深谷之中有一山洞。以前原有一位散仙在內隱修，後來尸解，便將洞封閉。並還留下偈語，說再停兩甲子還要轉世重來，到時禁法自然失效。但是入居不久，還要他去，脫去一層情孽，便可成就仙業。孫南到時，石壁忽開，谷中雲霧全消，現出洞府。尋到裏面，彷彿以前常去之地，心甚奇怪。後來發現偈語，再被壁上一片神光照過，忽然省悟，自己竟是那散仙轉世，心中大喜。到後洞尋出前生遺留的道書、法寶和十幾粒靈丹。因是前世修煉之地，

此次奉命行道，多在雲貴兩省城鎮之中，二人本無一定洞府，便同住在其內。用功之外，日常出外行道，一連兩月，所救的人甚多，功力也頗精進。

本來無事。尉遲火爲友心熱，這日想起同門好友笑和尚違犯教規，被師父苦行頭陀罰在東海面壁十九年，開府盛會，所有同門師兄弟妹全都得了好處，祇他一個罰期未滿，不得參與。便和孫南商量，欲往探看，雖然愛莫能助，使笑和尚得知本門近年發揚光大的盛況，心裏高興，也可增進向上之心。孫南知他誠厚天真，雖然修煉多年，仍是剛直性情。笑和尚與自己原也交厚，略爲尋思，便即應諾。一同飛到東海釣鰲磯側面笑和尚受罰之處，見石壁苔封，中藏本門禁制。尉遲火打算拼受責罰，仗着下山時傳授，解禁入內探看。孫南覺得笑和尚疾惡如仇，樹敵甚多，此舉不特有違師命，甚或與他不利，再三勸阻。二人正在商議，忽聽笑和尚由石壁內傳聲說道：「本門開府盛況，我已盡知，諸葛師兄並曾神遊到此，與我敘談。十九年光陰，彈指即至，火弟如何這等熱情？我此時原神本能出見你們，無如師命難違。自從大師伯與掌教師尊走後，有時妖邪來此擾鬧。上月耿鯤竟想毀損三仙故居，爲封洞禁法所傷。近來方始安靜一點。此間已非善地，你們法力尚差，遇上厲害一點的便對付不了，我又不能相助，還是快些走吧。」

孫南以前原在東海住過，意欲去往三仙洞府稍微查看，就便將當地所產的五色靈芝帶幾株去。心想笑和尚曾說當地近日已較安靜，這一會兒工夫，當不致有甚麼事故。尉遲火素來膽大，又在旁一慫恿，便同前往。哪知事情真巧。剛一到達，見仙府後面昔年諸葛警我、黃玄極二人所開闢的一片芝圃，雖然無人經管，照樣繁茂，各色靈芝，燦若錦雲，老遠便聞到一股香氣。暗忖：「諸葛師兄曾說，這裏共有五千株靈芝仙草，開府之時，已經移去大半。所餘雖非天府名葩，也是以前海外採藥物色來的異種，爲防妖人毀損，曾用禁法掩蔽。並告自己，以後尋到洞府，如須以此點綴，不妨親往移植。現在生長如此繁盛，老遠便能看見，莫非禁制被人破去不成？」想到這裏，已同飛落。孫南方囑尉遲火留意，忽聽身後女子笑聲。二人忙即回顧，面前站定一個黃衣宮裝的女子，肩上扛着一柄花鋤，上面挑着一個六角淺底花籃，已然採有兩株靈芝，正由芝叢中緩步走來。尉遲火素來不喜歡女子，見是生人，又因禁制被人破去，不由有氣。開口便問：「你是哪裏來的？爲何盜我靈芝？」孫南見這女子滿身珠光寶氣，不是妖邪一流，惟恐冒失惹事，不等說完，搶前插口問道：「道友何來？可能見告麼？」女子先聽對方口出不遜，本有怒意，柳眉微揚，說得「醜鬼」二字，又聽孫南之言，忽改笑容，答道：「家師乃三湘貧女，家師祖是冷雲仙子。我名魏瑤芝，平生最愛種植靈芝，異種收羅，不下千種。前聽人言，你們凝碧崖頗有珍品，無奈雙方情意不投，不便往取。昨日纔聽一道友說起三仙故居後面有一芝圃，但有法力封禁，並還傳我破法。我想你們凝碧仙府瑤草奇花甚

多，這裏已經棄置，理應公諸同好，爲此趕來，破禁入內。哪知傳言太過，佳品無多，祇幾種差強人意，我已早有。本不想要，因先和那道友打賭，如不採回兩株，必定道我怕事。其實並不稀罕，如不願意，還你如何？」孫南一聽，對方竟是余媧門下，想起開府鬥法情形，心中一驚，知道難惹，不願爲此小事結怨。暗止尉遲火不令開口，從容笑道：「這片芝圃，乃我師兄所闢，曾費不少心力。因自移居峨眉以後，時有左道妖邪來此侵擾，恐其毀損可惜，方用禁法掩護。道友如喜移植，祇管將去便了。」魏瑤芝一雙媚目注定孫南面上，聽完笑道：「你這人甚好，不似你這同伴無故開口傷人。你就住在此地麼？」孫南不知對方一見鍾情，雖不忿她辭色狂傲，總想省事，平生不慣說謊，勉強答道：「我二人奉命行道，尚無一定住所。」魏瑤芝又問：「現在何處行道？」尉遲火見她絮聒不休，早已不耐，忍不住說道：「我二人回昆明去，與你甚麼相干？」魏瑤芝朝孫南瞟了一眼，笑說：「你這人怎不誠實？你那禁制祇被我法寶鎮住，仍可復原，免得日後被人毀損，你卻怪我。行再相見，我去了。」說罷，將手一招，一片銀光閃過，人便破空飛去。再看禁法，果是原樣。

尉遲火氣忿忿方要開口，孫南道：「諸葛師兄雖因以後同門弟兄姊妹許要移植靈芝，所下禁制雖不厲害，終是太清仙法。此女竟能用法寶將它暫時鎮住，不令發出威力，從容來去，你我豈是敵手？何況余媧師徒最是驕橫，法力又高，本有嫌怨，與她門下再一爭執，立即會生出不少事故，何苦惹她，反正不是妖邪一流，讓她一點也無妨害。我們採上幾株走吧。」二人隨把靈芝採了四株，便即回山。

又過些日，二人照例同出同進，每次出外，必將洞門禁閉。這日孫南想起滇池小菱洲有一家漁民爲水蛇所傷，經自己治癒以後，因那漁民是個孝子，人甚窮苦，欲加賙濟。恰巧當地富人邢開甲人甚俠氣，昔年便與相識，曾救過他兩次性命。因知自己不受酬謝，在外行道身無分文，教規又嚴。遇到需錢之時，至多隻能去往金沙江上游，淘取一點金沙，或向相熟善士募化，不許偷富濟貧，妄取不義之財。爲此慨捐巨金，託代行善，每有需用，無不欣然照奉。打算向他討些銀子，與漁民送去。尉遲火靈悟較差，用功卻勤，隔夜照着師父道書修煉，覺着功候不如孫南，又不喜與俗人酬應，便沒有同去。孫南先到邢家取銀，再尋到小菱洲一問，那漁民因母老弟幼，癒後無米爲炊，又值淡月，嫌當地所得不多，獨駕小舟遠出未歸。孫南憐他孝行，將銀交與乃母，還想見他一面，告以此後有事，如何尋找自己，便追了去。尋到談了一陣，又賜了兩粒祛病延年的靈丹，令他母子同服。正要走去，忽聽破空之聲甚是細微，忙運慧目仰望，一道青光正由當空飛渡，往東北斜射下去。飛行絕快，聲光一閃即隱，一望而知是個正教門下，卻又不是峨眉、青城、武當三派家數。一看下落之處，正是香蘭渚一面。暗忖：「寧一子便在那裏

隱居。昔年自己偶遊西南深山之中，被一妖人所困，彼時入門不久，法力太差，眼看危急，幸遇此老援救，纔得無事。這次再來昆明，早欲往見，每日勤於用功，並須按時出外修積；又以這位老前輩爲當今散仙中頭等人物，道法高深，人又和善，最喜提攜後進，既打算去，便須留上一半日，以便向其請教，一直無暇，遷延至今。難得今日有此閒空，何不就便拜見？」想到此，便往香蘭渚上飛去。剛剛到達，便見臨湖水榭之上，一個年約十二三歲的道童，飛身迎出，自稱姓蔣名翊，問知來意以後，延往水榭落座。說他前生乃寧一子門人，近始轉劫，重返師門。師父昨日去往海外訪友，不久還往休寧島去赴羣仙盛會，歸期尚遠。孤身留守，甚爲寂寞，難得雙方相隔甚近，如不見棄，以後可以常共往還。孫南因雙方師門交厚，蔣翊年紀雖輕，適見青光功力頗深，人又天真至誠，所居相隔又近，交此同道好友，自是合意。兩下裏越談越投機，便成莫逆之交。蔣翊又往洞中取些酒果出來款待，意欲留他盤桓幾日再走。孫南答說：「現奉師命，修積內外功行，每日均有常課。並且尉遲師弟尚在等候，時久不歸，必多懸念。今日暫且告別，稍暇當與尉遲師弟同來拜訪，再圖良晤。」

孫南臨行，蔣翊忽取出一片上畫符籙的青竹葉遞與他，說道：「小弟前生，偶往熊耳山採藥，路遇枯竹老人神遊中土，轉世三十六年剛剛期滿，在彼坐化。因有一對頭開他玩笑，此老性情古怪，素不求人相助，我事前恰遇高人指教，爲他效了一點小勞。等他坐化以後，我正要走，此老元神突然出現，命我再隔一甲子，記準那天月日時刻，不論人在何處，往西南方飛尋過去，一面三呼枯竹老人，便可相遇。說完不見。今早忽然想起此事，便照所說尋去。飛出好幾百里，經過好幾座山頭，均不似修道隱居之所，前行又無一定地方，心中不耐，姑且喚他名號。剛一出口，遁光便被人吸住下降，落向山頭。同時面前一片青光閃過，現出一位手執竹枝的美少年。我知那竹枝便是此老記號，連忙朝他禮拜。他說我今生必有成就，誇獎了幾句，送我一粒青靈丹和幾片竹葉。那丹可抵一甲子功力，我已服下。這竹葉乃他自煉靈符，專能抵禦邪法，保衛真靈，用以防身，再好沒有。因爲每符祇用兩次，所以給了好幾片。行時曾說：『你用不了那許多，日內有人尋你，不妨轉贈一片。』我想前生道友多半道成，或已轉世，就有兩個，也不知我蹤跡，近數年內，師父又不許我離此他去，怎會有人尋我？沒料回來不久，師兄便到。久聞此老與齊師伯神交甚厚，此舉必有深意。現送師兄一片，以備不時之需。此符神妙非常，用時祇須心中默唸他的口訣，立生妙用，連手都不要動。無論多緊急的形勢，哪怕身被敵人擒住，不能言動，均可無害。」

孫南聞言喜謝，各訂後會而別。本定一直飛回，忽想起附近山中有片果林，好些果實俱已成熟，想就便採些回去，二人同喫。剛剛飛落，忽聽女子笑聲，甚是耳熟。回頭一看，

正是前在東海所遇魏瑤芝，面帶巧笑，突在身後出現。心裏雖厭惡，卻不願得罪。略一點首，剛轉身去採果，魏瑤芝忽道：「這裏果實皆非珍品。我那海外仙果甚多，均能輕身益氣，駐顏祛老。道友洞府何處？我改日專程奉送，不比這個強得多麼？」孫南因對方道路不同，師門還有嫌怨未消，又是一個女子，不願與之結交，還未想到別的，便以婉言推謝。

其實魏瑤芝也非淫蕩女子，祇爲前世夙孽，一見鍾情。想起本門不禁婚嫁，除乃師於湘竹外，各位師長多是成雙配對，同修仙業，於是動了凡心。東海採芝之時，恰正有事，又不願上來便現輕狂，未及尾隨。無如身陷情網，不能自拔。魏瑤芝先還在想借故結識，等交往些時，成了朋友，再仗自己美色柔情，引使上套。後聽人說，峨眉教規至嚴，所修均是玄門上乘道法。教主雖是夫妻合籍雙修成道，一則歷劫多生，願力宏大，非一般人所能辦到，更有長眉真人爲他夫妻特煉的太元丹，依然歷盡艱難，纔有今日。教規雖也不禁婚嫁，但是門下弟子除有限幾人，情孽糾纏不能解脫而外，全都志行艱苦，誓修仙業。下山時，通行左、右元兩洞火宅、嚴關，道心堅定，萬難動搖。休說使其自投，便獻身俯就，也必遭其峻拒。思量無計，祇有苦纏不捨，或者有望。算計意中人必在昆明滇池左近山中修煉，事完便尋了來。魏瑤芝因孫南行蹤、洞府均極隱祕，連尋多日，不曾尋到。正在失望，疑心尉遲火所說不真，待要離去，偶往鄉鎮上訪問，無意中居然訪出孫南、尉遲火在當地捨藥救人之事，不由又活了心。每日隱身飛尋，把那一帶的山嶺搜索殆遍，終無影蹤。這日飛經香蘭渚上空，正值孫、蔣二人分別，被她發現，隱身追來。初意仍想結爲同道之友，循序漸進。不料對方毫不領情，辭色雖頗謙和，心意卻是堅拒，連所居洞府均不肯明言。疑是心意被人看破，不由惱羞成怒。始而責問，說孫南不受擡舉。後來情不自禁，公然直吐心意。孫南聽她越說越不像話，又忿她無恥，於是由口角變爲動武。孫南自非其敵，總算魏瑤芝情癡熱愛，不願傷他。又因此舉太沒臉面，防被別人撞見，想逼他逃回洞去，再行迫使降服。已經困住，又故意放他一條逃路。

孫南不知是計，正想施展蔣翊所贈靈符，忽見有了逃路，立駕遁光逃去。起初也防備引鬼上門，及至飛出不遠，回顧敵人漸遠，已不再追，祇當飛行不快，沒有追來。雙方相持已過了一夜，出來時久，惟恐尉遲火懸心，便往回路飛去。眼看碧雞山洞府快要飛近，忽聽身後笑罵之聲。孫南迴顧敵人突然現身追來，心中大驚。意欲趕緊回洞，用本門禁制將洞封閉，見了尉遲火再商議應付。剛一入洞，敵人也跟蹤趕到，連禁法也不及施爲。可是敵人也未十分相逼，一直追到後洞。尉遲火聞聲迎出，相助應敵。雙方動手不久，便被魏瑤芝追入室中困住，立逼降順，結爲夫婦。一任二人辱罵，置若罔聞，一面用新學來的左道中攝心迷神之法誘惑。這時二人全被困禁室內，雖仗飛劍、法寶防身，對方

又無別的惡意，未受甚苦，心中自是惶急。尉遲火還好一點，孫南因被對方看中，邪法厲害，心中幾受迷惑。幸而身帶靈符，剛覺心神搖動，不能自制，立即施爲，隨有一片極淡的青光冷氣籠罩全身，神志立時清明。便用傳聲告知尉遲火，各自鎮攝心神，索性坐向榻上，按照本門心法運用玄功，免爲所算。祇要道心不受搖動，外有法寶、飛劍防護，決可無害，暫時不去理她。枯竹老人遇事前知，仙機莫測，轉贈此符，分明早已前知，也許還有救援，且相持些時，再作計較。尉遲火性暴，偏不聽話，喝罵不已，又想運用傳聲法牌向同門求救。孫南因那法牌祇能用一次，自己前途還有大難，不捨輕用；又看出敵人志在求偶，雖然淫賤無恥，並無害人之意；並且法寶、飛劍足能防身，除被困外，並無他慮，何苦爲此用去？便止住尉遲火，不令發出求救信號。

正相持間，忽聽洞外有一女子呼喚主人出見，正是朱文來到。尉遲火剛一應聲，魏瑤芝深知峨眉門下頗多能者，惟恐來人作梗，一面行法，連二人語聲一同隔斷；一面施展法寶太白神針，出洞查看。不料朱文機警，動作神速，預先避開，跟蹤飛入，既巧且快。魏瑤芝幾被神雷炸死，身負重傷逃去。可是那洞府也被炸碎，連洞頂所懸照亮的寶珠也一起葬送，全洞石室十九崩塌，無法再住。仇恨已成，早晚有人尋來，決非對手。略一商量，便將上下洞穴裂口一齊行法堵塞，同飛往香蘭渚，與蔣翊相見，告以前事。蔣翊答說：「今日開讀師父所留柬帖，曾說此事因果。並令告訴三位：余媧素日自負，前番峨眉受挫，在未找回顏面以前，決不致親自出頭與後輩們作對。於湘竹雖不好惹，又有傷她愛徒之恨，尋仇當所不免。但是此女身具畸形，四肢不全，天性乖張強做，又喜奉承，時受許飛娘等妖婦蠱惑，多行不義，終於自誤，法力雖高，到時也可解救。倒是兩年之後，另有一場魔難關係孫南成敗，必須留意。最好在莽蒼山尋一洞府隱居，行道之外，多用基本功夫，務令道心定力格外堅強，到時纔可勉強應付。」孫南向空拜謝之後，朱文作別先走。孫南、尉遲火在香蘭渚與蔣翊聚了數日，方始辭別。蔣翊笑道：「照師父留示，那魏瑤芝與孫師兄原是夙孽，她那同黨曾往山中代爲尋仇，二位師兄在此數日，已經錯過。此女已被乃師帶往海外養傷，大約兩年之內不會尋你。過了兩年，你便有人相助，不怕她師徒了。」二人自是感謝，各定後會之期，同往莽蒼山飛去。